

戰後六堆忠義亭重修與歷史意義

文／曾令毅（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副研究員兼研究典藏組組長）



▲六堆忠義亭。（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六堆忠義祠原名「西勢忠義亭」，源自1721年朱一貴事件爆發，下淡水溪東岸粵庄聯合組織「六堆」軍事組織，以保鄉衛土之名防範朱一貴勢力進犯，並偕同官軍剿平朱一貴勢力。隔年，清聖祖為表彰六堆粵民忠義，由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於中堆西勢庄，建立忠義亭，並供奉「皇帝萬萬歲牌」。1788年林爽文事件後，增奉祀戰歿義民牌位，是清代以來六堆地區客家族群的精神象徵。

根據李文良教授的定義與見解，忠義亭較接近官方籌設，採明代民間佛教宣講寶卷的傳統，且最終並沒有轉化成民間信仰；只有社會動亂時，地方頭領會到此開會，並請出聖旨牌，舉行誓師儀式，以發號施令；必要時可請出聖旨牌將擄獲的匪犯就地正法，有如地方官府，也是戰時或社會動亂時地方的指揮中心。因此，清代忠義亭的設立較偏向政治與族群的象徵。

日本時代忠義亭的沒落

日本領臺後，六堆地區因保衛鄉土而有幾場激烈的武裝抗日行動，包括佳冬的步月樓之役及長治的火燒庄之役。不過，真正讓六堆武裝勢力瓦解的是1898年臺灣總督府實施地方稅制，在無考慮因地制宜的情況下，導致長期以耕佃為土地經營形態為主的六堆客家地區爆發抗稅事件，攻擊、砸毀轄區之辨務署，事後雖很快被武力平定，直要到1902年地方稅制改正後才算告一段落。六堆武力及收稅權力的瓦解，使六堆領袖難以像過去具備強而有力的地方控制力量，加上行政區劃與保甲制度推行，進一步削弱地方領袖的實質力量。

抗稅事件弭平後，1900年忠義亭便改奉「天皇萬萬歲牌」。依照曾純純等人對〈忠義亭祀典〉帳簿的研究分析，忠義亭雖在1908年後因租穀上漲收入好轉，整體收入與田產不足以支付固定的大額租稅，遑論支應日常修復與重修。主因六堆組織瓦解後，地方支持運作的原有收入中斷，及大多地方領袖對其認同轉向，導致忠義亭逐漸破敗傾頹。

丘念台與六堆愛國聯誼會

1945年改朝換代後，隔年3月擔任臺灣省黨部執行委員的丘念台來臺參贊黨務，並對臺人宣慰。1946年初，萬巒



▲戰後初期的丘念台在屏東留影（中立者）。（圖片出處／《丘念台先生紀念集》，1969年）

青年劉紹興醫師發起組織六堆愛國聯誼會，推舉蕭秀利為主席。蕭秀利於日本求學時加入丘念台於1920年後創辦的「東寧學會」，當時《警察沿革志》形容該會為利用集會「煽動殖民地獨立運動、臺灣復歸中國領土」。蕭秀利為六堆望族佳冬蕭家之後，為潮州地區的執業醫師，與同於屏東開業的劉紹興醫師熟識。蕭秀利便承丘念台之命，讓劉紹興發動組織六堆愛國聯誼會，並擔任主席，且成立初始邀請丘念台到竹田西勢演講，為其父丘逢甲在地方的評價進行歷史平反，顯見其關係匪淺。因此，或可將六堆愛國聯誼會的設立，視為丘念台在六堆地區推行的黨務工作。

政治策略下的忠義亭重修

日本時代破敗、傾頹的忠義亭，為何戰後國民黨撤退到臺灣後才重修？主要緣由與客籍省黨部主委丘念台推行的省籍政策與刻意拉攏有密切關聯，藉以穩住二二八事件發生期間未大規模參與事件的客家人，加上省黨部「外圍組織」六堆愛國聯誼會大力號召，使得六堆各地的資產階級與士紳為保自身利益，包括遭受糧政土改的衝擊後，對既

得利益的維持。

這些人曾是與日本人走最近，產生共同利益，也是當初任憑忠義亭一度傾頹破敗的士紳。戰後初期，他們迅速配合省黨部與縣黨部的政策，藉此向政府表達效忠，建立黨政關係，尋求基本的政治庇護。因此，1951年才有與六堆毫無淵源，具廣東客家籍身分的陸軍上將羅卓英介入主導重修忠義亭。也就是說，這是自李翼中、丘念台，至羅卓英（陳誠之班底）等具「粵籍客家色彩」的省黨部主委及代理人的省籍政策與社會作用，以及地方人士為自身利益向政府靠攏的總合成就。

另外，1948年由六堆愛國聯誼會，以及黃埔軍校系統的六堆籍將領主導的六堆運動會，以及強調六堆「抗日精神」的忠義祠之重修（1958年竣工），可說是長期作為相對少數的客家人，在戰後政局重新洗牌下，為爭取政經資源和聲量，與新政府或「中原正統」結合的政治策略。這大概是理解戰後初期六堆地方突然出現的種種活動及忠義亭之重修，比較合理的一種解釋角度。☞



▲1960年忠義亭重修後公祭大典紀念（中立戴墨鏡者為羅卓英）。（圖片提供／屏東竹田西勢真美照相館劉森松）